

以貌辨人的邊境控制： 評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郭祐轄*

摘要

在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一書中，A. Reed-Sandoval 提出「貌似無證之人」的概念來分析移民正義。貌似無證之人因為其種族、階級、性別的外貌而被視為非法移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因此受到隨之而來的諸多限制。公民或是擁有合法入境文件的移民可能成為貌似無證之人，相對來說，有些缺少合法入境文件的移民也可能因為其外貌而不被當成非法移民。因此，區別公民與非法移民的關鍵不是身分證明的法律文件而是外貌，而一個社會對於特定種族、階級與性別外貌的看法則會影響人們是否落入貌似無證之人的地位。

關鍵詞：身分認同政治、移民正義、種族、關係平等主義、邊境控制

* 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與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投稿日期：2021年3月30日；採用日期：2021年5月2日
doi:10.53106/2311505X2021080802003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ugust, 2021, Vol. 8 No. 2, pp. 75-86

Border Controls on the Basis of Appearance: Review of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Yuchun Kuo*

Abstract

In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A. Reed-Sandoval develops the idea of “socially undocumented” to address immigration justice. The socially undocumented refers to people who are regarded as illegal immigrants and suffer from subsequent constraints in daily life be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ir race, class, and gender. Some citizens or immigrants with legal documents can become the socially undocumented due to their appearance. Conversely, some legally undocumented immigrants can be treated as legal immigrants because of their appearance. The crucial distinct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consequently does not lie in legal documents but one’s appearance in society, and the local society’s view on the appearance of specific race, class, and gender would determine whether people would become the socially undocumented.

Keywords: identity politics, immigration justice, race, relational egalitarianism, border control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oi:10.53106/2311505X2021080802003

壹、貌似無證之人

在臺灣，當新聞臺提到非法移民時，你的腦中浮現哪些人的樣子？或許你覺得這個問題太過敏感，所以不願回答。如果改成美國呢？2010年內華達州（State of Nevada）的參議員選舉中，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候選人 S. Angle 為了抨擊對手對於非法移民過於寬容，製作了一系列的宣傳影片，影片中一幕呈現三位身著連帽外套、工人外套與棒球帽的拉丁裔男性，畫面下方寫著「非法外國人」（illegal aliens）。¹ 這個畫面顯示，對 Angle 來說，美國所面對的非法移民是長得像拉丁裔的工人階級，而非西裝筆挺的白人。

如果美國的非法移民是長得像拉丁裔的工人階級，那麼一名成功偷渡進入美國的法國白人就可以放心地在內華達州街頭走動，不必擔心隨時會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官員要求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相對來說，一名長得像拉丁裔工人階級的移民，即便擁有合法入境美國的簽證，在海關或美國境內還是會因為其外貌而被視為非法移民，並承受隨之而來的嚴格盤查。此外，一名美國公民即使在美國出生，從小到大也住在美國，還是可能因為其長相貌似拉丁裔工人階級，在日常生活中被他人當成非法移民。舉例來說，居住於美墨邊境的原住民，即便居住在原住民保留區，還是經常因為外貌而被邊境巡邏警員當成非法入境的拉丁裔移民（Reed-Sandoval, 2020, p. 85）。

上述例子顯示，是否擁有合法入境或居住文件與是否被他人視為合法入境或居住是兩回事。有些公民或移民可能因為其種族與階級外貌而被他人視為非法移民，即使他們擁有合法入境與居住的文件。Reed-Sandoval（2020）將這群因為種族、階級、性別的外貌而被視為非法移民的人稱為「貌似無證之人」（socially undocumented）。更進一步來說，這些人也因為長得像非法移民，他們的生活或行動面對更多限制（Reed-Sandoval, 2020, pp. 47-48, 84, 95, 135）。舉例來說，海關官員對他們有更嚴格的詢問，他們面對海關官員時也必須展現更卑微的態度；在美國境內，他們的日常生活更常遇到移民局官員的盤查；工作場合的雇主也容易憑他們的外貌而指定特定工作給他們，例如廉價勞工或保姆，只因為這些工作是屬於拉丁裔工人階級形象的職務。

Reed-Sandoval（2020）在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這本書中討論美國社會這群貌似無證之人的獨特經驗，以及為什麼這些

¹ 影片截圖可參閱 Chavez（2013, p. 2）。

人的存在是種移民不正義的展現。為何 Reed-Sandoval 使用「貌似無證之人」一詞稱呼他們？近年來許多歐美公民團體認為政府或媒體不該以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s）一詞來指涉缺少合法入境或居留文件的移民，所以不少人改以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s）一詞取代。相較於無證移民是以法律證明文件為判斷基準，Reed-Sandoval 強調外貌是影響一個人是否被他人視為缺少合法入境或居留文件的移民的關鍵因素，有些公民或移民即使擁有合法文件，當他們與他人互動時還是會被他人視為無證移民，所以這群人並非法律層面上的無證之人，而是社會上的無證之人。

更具體來說，Reed-Sandoval（2020, p. 4）認為貌似無證之人的身分包含兩個面向：第一，這群人只因其外貌就被他人推測他們缺少合法入境或居留的文件；第二，也由於他們的外貌，他們必須承受與移民相關的羞辱限制。關於這些羞辱的限制，舉例來說，Reed-Sandoval 所著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一書以墨西哥學生 Alejandra 的經歷開場：Alejandra 每天從墨西哥通勤至德州大學阿爾帕索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上課，即使她有美國政府核發的學生簽證，但在面對美國海關官員時仍覺得自己地位卑微。這些海關官員不一定會正眼直視她，有時會把她帶到其他房間進一步盤問，這些特殊對待方式甚至讓 Alejandra 覺得自己好像做錯事而被盤查。同時，Alejandra 發現其他長相貌似墨西哥勞工階級的人也相同地遇到海關的額外詢問，相較之下，白人或是墨西哥上層階級的人通關過程則比較輕鬆（Reed-Sandoval, 2020, pp. 1-3）。

為什麼這些貌似無證之人的存在與經歷凸顯移民不正義？Reed-Sandoval（2020, pp. 13-26）採取關係平等主義²的正義觀。關係平等主義強調個人的道德平等地位，人與人之間不應該存在階層高低之分。如果一個政策會導致社會上某些人覺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卑微或是矮人一截，這個政策就不符合關係平等主義對正義的期待。如果把關係平等主義運用到貌似無證之人身上，美國的移民執法過程便貶低了特定族群的地位，讓這些族群的移民感受到自己的地位不如執法官員或是其他族群的移民。更糟的是，這些不平等的對待方式源自貌似無證之人的膚色、穿著、姿態或行為舉止。然而，這些外貌特徵無法成為差別對待移民的正當理由，因為一個人的膚色、穿著、姿態、行為舉止與其是否擁有合法入境的文件並無直接關聯（Reed-Sandoval, 2020, pp. 44, 47）。

² 關於關係平等主義的經典作品，可參閱 Anderson（1999）。此外，Ip（2016）將關係平等主義運用到全球正義範疇。

從關係平等主義的正義觀來看，Reed-Sandoval (2020, p. 7) 主張移民正義的目標在消除貌似無證之人所面對的這些貶低或羞辱待遇，這個主張與近年來的移民正義主流文獻有所不同。在這些文獻中，主要辯論焦點為國家是否應該開放邊境，有些學者認為邊境不該開放，因為國家擁有控制邊境的權利，另外有些學者則強調應開放邊境，因為個人擁有遷徙自由。³ 關於前者立場，Reed-Sandoval (2020, pp. 26, 150) 並不否認國家有控制邊境的權利，但這不代表國家可以用任何方式，包括羞辱或貶低特定族群的移民，來行使這項權利。關於後者立場，多數支持開放邊境的學者並非主張個人擁有絕對的遷徙自由，而是加諸一些必要的限制，例如國家對安全的考量。然而，只要這些限制仍存在，國家在執行邊境控制的過程依舊可能採取羞辱或貶低的方式來對待特定移民 (Reed-Sandoval, 2020, pp. 158-163)。換句話說，不論開放或控制邊境的立場都必須面對貌似無證之人的難題，而我們對於移民正義的討論也不能只探討國家控制邊境的權利。

Reed-Sandoval (2020) 的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一書在現有的開放／控制邊境之辯論中開啟另一個值得研究的面向。除此之外，此書還在四個議題方面對移民正義領域做出貢獻，以下各節將詳細說明。

貳、誰是移民正義的主角？

在許多探討移民正義的作品中，移民往往是個抽象存在的群體，而非擁有具體生活經驗、活生生的人。贊成或反對開放邊境的學者深入討論移民應該享有的自由與權利，然而，這些移民是誰？他們面對邊境控制的經驗是什麼？舉例來說，在 Carens (1987) 的經典文章“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中，討論國家能否以安全或經濟考量等理由來限制移民入境，但在其討論中看不到這些移民到底是誰，移民一詞似乎是概括指涉跨越邊境的一群人，而這群跨越邊境的人可以把任何國籍、階級、種族、性別的族群替換進去。相同地，van der Vossen 與 Brennan (2018, pp. 21-27) 在論證國家不應限制個人的遷徙自由時，舉了許多想像的例子來凸顯邊境控制對個人自由的箝制，

³ 關於這兩方立場的重要文獻摘要與評論，請參閱 Blake (2019, pp. 17-66)、Song (2018, pp. 30-51, 93-112) 的綜合討論。

運用想像的例子來論證或許是英美分析哲學家常用的討論方法，但在這種方法下，移民正義的討論主角「移民」淪為一個空洞的名詞，無法讓讀者腦中浮現有血有肉的人。

相較之下，Reed-Sandoval (2020) 筆下的移民有著各種具體的生活經驗。⁴ 貌似無證之人因為外貌而被當成缺少合法入境文件的移民，但也因此讓他們有不同的視野 (Reed-Sandoval, 2020, pp. 127-146)，可以看到邊境控制的過程是如何貶低或羞辱特定族群。換句話說，貌似無證之人被觀看的方式也讓他們看到不同的世界 (Reed-Sandoval, 2020, p. 70)。舉例來說，擁有合法入境美國文件的拉丁裔移民因為其工人階級的外貌，在就業市場上被迫只能找到符合工人階級形象的工作。這些工作往往薪資低且勞動條件低落，但為了維生，這些拉丁裔移民不得不從事這些工作。然而，當他們從事這些工作後，又被其他美國人指控偷了美國勞工階級的工作。所以，拉丁裔移民面對著一個怎麼做都錯的雙重束縛 (double bind) (Reed-Sandoval, 2020, pp. 132-136) —— 他們應該從事勞力密集的工作，因為他們長得像拉丁裔勞工階級；但同時他們也不應該從事勞力密集的工作，不應該偷了美國勞工的工作。拉丁裔移民的外貌讓他們可以看到這個雙重束縛。Reed-Sandoval 書中的不同種族、性別、階級移民群體因為外貌而有被不同對待的方式，這些被不同對待的方式也讓他們對於移民政策如何貶低或羞辱移民有著不同的經驗。⁵ 移民正義文獻中的移民，不再只是個可以被替換任何群體進去的空洞概念，而是有具體生活經驗的人們。

參、貼近真實世界的研究方法

為什麼我們需要聚焦在具體的移民群體上？為什麼不能只在抽象層面討論移民面對的各種壓迫、歧視、差別對待，以及討論移民應該享有的權利、自由與平等地位？

當我們把焦點轉向不同移民族群的具體生活經驗，才能發現他們所面對的不正義對待是怎麼一回事。如果只是抽象地討論移民應該享有的權利或自由，便

⁴ Higgins (2013) 的移民正義理論與 Reed-Sandoval 相似，都談到邊境控制對社會群體 (social groups) 的影響。Higgins 認為正當的移民入境政策應該是避免傷害那些原本就處於不正當弱勢地位的社會群體，但是 Higgins 仍停留在抽象哲學層面來捍衛他的立場。

⁵ 這種不同社會族群因為處於不同社會位置而有不同社會經驗的看法是女性主義立場論 (feminist standpoint) 一貫的主張 (Harding, 1986; Hartsock, 1983)。

看不到這些移民是如何被不正當地對待，也看不到不同的移民群體各自面對哪些不同的困境。不同的困境也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法，例如拉丁裔移民常被視為工人階級、回教徒常被視為恐怖分子，所以，不同移民群體要挑戰的既有形象束縛也不同。一個更貼近真實世界的移民正義理論，才能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貌似無證之人面對的不同挑戰，也能更有助於將他們從不正義的對待中解放出來（Reed-Sandoval, 2020, pp. 64-64, 165）。或是更精準地來說，透過貌似無證之人的特殊視角，更能讓我們挖掘出各種移民不正義的存在。

Reed-Sandoval（2020）從真實世界出發所發展出的移民正義理論，呼應了近年來不少學者提倡更現實的政治理論研究方法（Ackerly, 2018; Goodhart, 2018）。真實世界總是充滿各種不正義的作為，如暴力、脅迫、羞辱、壓迫，但是政治理論如果只是描述一個理想世界應該如何運作，這樣理想的政治理論會讓我們看不到真實世界中各種不公不義的事件與作為，也看不到這些不公不義事件的成因或背後推動的政治勢力為何。的確，我們可以單憑想像就知道有哪些不公不義的作為可能會發生，但是我們的想像仍有侷限，無法只靠想像就窮盡所有不公不義的事件，而是必須實際去探討不理想的真實世界才能找出各種不正義的事件與作為。⁶

肆、移民政策作為一種國內政策

Reed-Sandoval 將焦點放在貌似無證之人的真實經驗，除了可凸顯不同移民族群所面對的不正義困境，也能讓我們看到移民政策如何影響國內公民。貌似無證之人同時涵蓋外貌相近的移民與公民，所以，一國的國內公民也可能因為長相而被視為是缺少合法入境文件的移民，例如，前述美墨邊境原住民經常躺著也中槍，被當地警察誤認為是偷渡入境的拉丁裔移民。換句話說，我們很難切割移民政策執行的效果，移民政策不只針對外國人，也同時是影響公民的國內政策（Brock, 2020, p. 81; Johnson, 2004; Kukathas, 2005, p. 218）。

如果一個不正義的移民政策不只傷害外國移民，也會對部分國內公民不利，那麼當我們在討論何謂正當的移民政策時就必須注意要付出的代價有多高。在

⁶ 不少的移民正義文獻其實已注意到從真實世界出發的重要，但這些文獻關切的多是全球貧窮問題（Carens, 2013, pp. 234-235; Pevnick, 2011, pp. 104-132; Song, 2018, pp. 77-92），而非 Reed-Sandoval 所在意的身分認同政治。

探討國家是否有權控制邊境時，許多人會馬上想到諸多顯而易見、理直氣壯的理由，例如維持國家安全。對這些人來說，提倡更開放的邊境顯然是個過於天真浪漫或思慮不周的立場。然而，邊境控制的效果並非如此單純，控制邊境的政策也同時是影響國內民眾的政策，例如，美國的拉丁裔公民可能因為外貌而在求職時被迫從事勞力密集的工作，或是與他人互動時被當成非法移民來羞辱或剝削。由此看來，支持國家擁有控制邊境權利的人必須認真思考控制邊境必須付出的國內代價：特定移民政策會對哪些國內公民不利？為什麼政府有權可以只針對這些國內公民？許多支持國家控制邊境權利的學者，往往忽略或低估了這些移民政策是否具有國內政治正當性的問題。⁷

伍、散落於社會中的移民正義

Reed-Sandoval 提出的貌似無證之人理論也涉及移民正義的位址。當我們談論移民正義時，除了宏觀地探討國家控制邊境的權利外，也可以微觀地檢視國家控制邊境的具體過程：國家如何控制邊境？海關官員如何與移民互動？雙方互動的姿態為何？貌似無證之人的案例提醒我們移民正義的議題也涉及這些具體執行邊境控制的過程。許多人在入境他國面對海關官員時都知道必須表現出謙卑有禮的態度，而遭遇海關官員羞辱對待的人也所在多有。然而，即便這些經驗是許多人都有的回憶，探討移民正義的文獻卻很少聚焦在這些微觀層面的互動，Reed-Sandoval 的移民正義理論顯示國家如何執行邊境控制也應該是移民正義的一環。

更進一步來說，貌似無證之人是被哪些人視為缺少合法入境文件？只有海關官員會以貌視人嗎？Reed-Sandoval (2020, p. 113) 指出，貌似無證之人的經驗不只發生在海關入關當下，也發生在社會中各種人與人互動的場景。舉例來說，在超市購物結帳時，一個長得像拉丁裔的美國公民可能被店員誤認為是不會說英語的無證移民，所以店員以西班牙語與他交談。當這名拉丁裔公民走到外頭停車場時，可能被另一名美國勞工喊著要他滾回墨西哥。貌似無證之人因

⁷ 本文審查人指出可以更進一步思考的問題：貌似無證之人的特徵可以源自於 Reed-Sandoval 所強調的種族、階級、性別，也可以源自於國家邊境控制的手段。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方面可以更細緻區別不同類型的貌似無證之人的特徵，另一方面也涉及 Reed-Sandoval 在該書所強調邊境控制必須去軍事化的立場。從這種角度來看，國家控制邊境的方式會進一步影響國家對內的治理手段。筆者感謝審查人犀利地指出這點。

其外貌而被他人當成無證移民來對待，而這個不正當的對待方式可能發生在社會上各個互動層面，包括醫院與職場。也就是說，憑藉外貌來辨別移民身分的邊境控制其實散落在整體社會中，由不同的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執行。邊境控制不只出現於地理疆界那條線上，而是分散出沒於社會的各個角落。⁸

從這種角度來看，移民正義的任務似乎非常巨大。Reed-Sandoval (2020, p. 186) 認為如果要消除移民不正義，美國必須將美墨邊境去軍事化，邊境的海關官員必須以合理尊重的態度面對通關的移民。但是，除了去軍事化之外，更根本的應對之道應該是消除特定種族、階級，或性別所隱含的移民形象。舉例來說，拉丁裔工人的外貌應該與無證移民脫鉤，而回教服飾應該與恐怖分子脫鉤。然而，這些既定形象的形塑過程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可能出現在各種新聞媒體、電視劇或流行文化中。如果要消除這些既定形象則必須在社會上扭轉大多數人的看法，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不妨想想在國內政治脈絡中，許多社會運動要求扭轉某些對女性的既定看法，雖然取得不少成果，但有些對女性的既定看法仍然根深蒂固，這些困難在移民正義領域中一樣存在。

陸、國家控制邊境的權利

藉由結合身分認同政治與移民正義兩個領域，Reed-Sandoval 的確指出許多移民正義可以探討的新方向。然而，移民正義的討論仍必須回到傳統的問題：國家是否有控制邊境的權利？Reed-Sandoval 並不打算挑戰這項權利。試想：許多生活在貧窮或戰亂國家的人想移民到美國，而美國海關官員在對待這些移民時，不以貌識人，而是以非常溫和有禮的態度拒絕他們入境。在這個場景中，我們仍要追問這些拒絕入境的決定是否正當，以及美國是否有權拒絕他們入境。換句話說，在一個貌似無證之人不存在的世界中，邊境控制仍會存在，貧窮國家的人民仍會被擋在已開發國家的大門之外，國家控制邊境的權利仍是移民正義要關切的焦點。本文同意 Reed-Sandoval (2020, pp. 182-188) 所提倡的去軍事化的邊境控制，但是在處理完「國家如何控制邊境」的問題後，「國家有無控制邊境的權利」的問題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說，Reed-Sandoval 所在意的「國家如何控制邊境」的問題其實預設了國家擁有控制邊境的權利，如果國家缺少這項權利，則我們無須擔心國家如何行使這項權利來控制邊境。因此，雖

⁸ 類似的想法已出現在不少身分認同政治的文獻 (Young, 1990)。

然 Reed-Sandoval 發人深省地指出國家在控制邊境過程中所產生的貌似無證之人現象，我們仍須探討國家是否具有控制邊境的權利。

參考文獻

- Ackerly, B. (2018). *Just responsibility: A human rights theory of global justic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E. (1999).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109(2), 287-337.
- Blake, M. (2019). *Justice, migration, and merc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ck, G. (2020). *Justice for people on the move: Migration in challenging tim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ens, J. (1987).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49(2), 251-273.
- Carens, J. (2013). *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vez, L. (2013). *The Latino threat: Constructing immigrants, citizens, and the nation* (2nd e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odhart, M. (2018). *Injustice: Political theory for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tsock, N. (1983).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S. Harding & M. Hintikka (Eds.),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p. 283-310). Boston, MA: D. Reidel.
- Higgins, P. (2013). *Immigration justice*. Edinburgh, U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Ip, K. K.-W. (2016). *Egalitarianism and global justice: Fro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Johnson, K. (2004). *The “huddled masses” myth: Immigration and civil right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ukathas, C. (2005). The case for open immigration. In A. Cohen & C. Wellman (Ed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applied ethics* (pp. 207-220). Malden, MA:

Blackwell.

Pevnick, R. (2011). *Immigr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justice: Between open borders and absolute sovereignty*.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ed-Sandoval, A. (2020). *Socially undocumented: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justic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ng, S. (2018). *Immigrat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der Vossen, B., & Brennan, J. (2018). *In defense of openness: Why global freedom is the humane solution to global pover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oung, I.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